人民日报海外版
2020年2月5日 星期三
责编：尹 婕 邮箱：rmrbyinjie@163.com

宝塔坝上开满花

朱映铮

地方很小，排场很大。万亩荷塘洋洋洒洒，把整个宝塔坝铺成一幅水彩画。诗人梁上泉当年来了一趟，兴致勃勃吟道：“宝塔坝，宝塔坝，十里现宝塔。宝塔坝，宝塔坝，烟村十万家。四面青山作围席，打下粮食装不下。”

宝塔坝风光。刘 毅摄

丰腴平坦的坝子

地方有多小？只20平方公里。位处川东四大名镇之一的普安镇腹地。宝塔坝与周边的永兴、明月、新宁等坝子共同组建了“巴山小平原”，坐实了开江“魅力川东小天府”这块牌子。当然，开江县也才不到1040平方公里的面积，相对于群山连绵，丘陵接踵的秦巴地区，这块坝子显得弥足珍贵。当年刘邦曾派将军峨城屯兵周边，上世纪30年代，红四方面军于此与刘湘激战，抗战时这里还设了一战备机杨，古往今来，有识之士都是看中了这块丰腴平坦的坝子耕种有收，颐养有方。

当地政府为了既保护这坝子的生态，又扮靓它的容颜，那是下足了功夫的。幸得乡村振兴战略来唤醒宝塔坝沉睡的灵魂，如今梳洗一番揭下盖头。“十万烟村”还在，“青山围席”犹茂，“装不下”的粮食开出了成片连天的荷花，开成金山寺大佛脚下的宝鼎莲座，成为开江县着力打造的乡村旅游“头牌”。

已然振兴的乡村

排场有多大？除了这令人惊叹的万亩荷塘，还有当年与江苏镇江金山寺并称为“南北金山寺”的唐代古刹。这座寺庙当年有多火？乃川东地区佛学院，从这里出去的僧侣总被高看一眼，周边庙宇的僧人都要来这里行剃度礼，才能取得“执业”资格。巧的是，也有一位女施主在这里留下故事。据说，乘小轿的大唐才女薛涛，来金山寺等骑白马的元稹大官人，可惜元大人爱惜自己的羽毛胜过爱她。人是没等到，桃花笺上留诗一首：“晓蝉呜咽暮莺愁，言语殷勤十指头。罢阅梵书聊一弄，散随金磬泥清秋。”欲言又止，忧而无怨。那只让人心疼的，带着愁的莺，至今还在《全唐诗》里的《听僧吹芦管》里“聊一弄”。

此事佛主不言，只是传说。但有佛的地方应该有莲花，于是，乡村旅游从这里开花，在佛主脚下开得那么巧，还开得那么好，给过往的旅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一位加拿大游客来了之后，拍了一部英文短片《荷叶上的村庄》在北美传播。一位农业博士带着他的团队来这里养小龙虾、大闸蟹。小龙虾一上市就被抢完，大闸蟹品质也属上乘。

一些在外乡友也纷纷打算“归巢”，毕竟，梦中使用的语言，才是一个人最温暖，最亲切，也最自在的语言。每次乡友会，大家屏蔽Mike、Helen、建国、春波等洋名或大名，互叫二狗，波娃子……然后笑着落泪的场景，生动诠释了乡音和乡愁的真实含意。走过千山万水，最想走走儿时的小路，吃遍了山珍海味，味觉还留念喂养自己成长的家乡味。这里的名小吃羊肉格格和豆笋也先后在央视亮相。“七个格格七碗面”成为鉴别是否开江人、是否到过开江的一句流行语。

时尚温情的旅游

到开江游宝石湖，泡温泉，在宝塔坝观荷花，上金山寺祈福，成了开江目前最时尚的玩法。沉寂了多年的金山寺得杭州灵隐寺的资助，正在和宝塔坝一起创建4A级景区。而令人最感兴趣的还是它的前世今生。既然它历史厚重，风光秀丽，有山有湖，有温泉有古寺，早该火起来，为何现在才发声？

说起来这山是天生的，寺是佛赐的，温泉是石油开采的“副产品”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人们前后用了半个世纪开挖出这片湖。想当年开江儿女战天斗地，移山造湖的热闹场面，无数人倒在大坝上，更多人前赴后继。四川文化商会会长张建华说它“有范仲淹的洞庭湖‘先天下之忧而忧’的浩叹，有苏东坡的西子湖‘淡妆浓抹总相宜’的迷思，有莫奈的《睡莲》演绎水世界的瑰丽交响，有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感悟大自然的无尽恩赐”。这湖润养了开江13个乡镇，宝塔坝这万亩荷塘才有了栖息之处。

“东风动百物，草木尽欲言。”坝上的这一片花，像一群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的有志青年，在为时代奔跑，为梦想绽放，给清寂多年的乡村赋予了灵气和生机，呈现脱贫攻坚的成效，让人感受乡村振兴的美好生活。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春在溪头立

章铜胜

立春日，不在五九尾，便在六九头。一头一尾，只有一日之差，在农耕时代，却被赋予不同的意义，有着很大区别。老家有句俗谚说：春打六九头，吃水像喝油；春打五九尾，吃油像喝水。这句俗谚的意思很简单，春打六九头是晚春，晚春易旱，老百姓吃水像喝油一样金贵。春打五九尾就不同了，它是早春，早春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粮足油丰，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。今年，春打五九尾，应该是个丰收年，年成好，谁都会开心。

在丰衣足食的今天，对于庄稼收成的丰与歉，许多人已不太关心，可我一直是很关注每年庄稼收成的，我觉得那是和我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，也许是小时候耳濡目染的原因吧，每当听到粮食丰收，我都会非常的开心，像一位多收了三五斗的农民一样，仿佛那多收的粮食全是为我而收。细一想想，也觉得自己迂憨得可以，可这样的习性改不了，就像我的祖辈和父辈。当我注意到今年的立春日在五九尾时，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今年秋天丰收时的场景。

人勤春来早，庄稼人总是盼望一个早春的。而我所盼望的早春，是一处可看的风景，是可以消融冬天寒冷的春日暖阳，是立在溪头的早春。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。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说的都是春天先来到水边溪头。立春日到了，去河边溪头走一走，去看一看已然到来的春天，看春天立在溪头的样子，该是心生暖意的。

立春时，已是正月里，无雨的日子，风是暖的。记得小时候，正月里去走亲戚，清晨有霜，霜融后，还是有些冷意的，在亲戚家吃过饭后回家，总觉得风吹在脸上，暖融融的，人也觉得特别爽快、惬意。吹面不寒杨柳风，大概就是立春时节傍晚的暖风吧。

立春时，该去溪头看一看早来的春天。田野里的油菜，从冬天到现在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，而溪边的枯草间，已经能看到一些荠菜、塌苦菜、地丁之类的野菜了，它们似乎在悄然间换了装一样，不见了冬天时的灰绿，变得鲜灵了。

在田野里，能看到一些性急的人，他们挎着竹篮，带着小铲子，沿着溪边找寻野菜，时不时地看到他们蹲下来，用铲子挑挖着溪岸上的野菜，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发现而高兴，为早早寻到的春天而高兴。

春节的假期里，一直下着雨，去单位值班时，我一个人沿着凤凰山景区的一条小溪漫步。雨中有些冷，雨中也格外宁静。此时，晴日里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听不到了，只有淅沥雨声和琮琮溪流声，清冷而幽静。雨中，远山深翠，近处仍可见芒草枯黄的叶、灰白的絮，海棠的枝上萌出了胭脂般的芽，春天悄然而至。远望溪边的柳树，像是蒙上了一层薄而浅淡的绿雾，我忽然想起一个词：柳烟。诗词中所说的柳烟，大概就是我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吧。走近站在一株柳树下，我抬头看那些风中轻拂的柳条，看柳条上米粒般大小、浅黄淡绿的柳芽，我真的希望它们一直像这样，在我的眼前勾描出一幅烟柳画桥的早春图景。

抬头，春在枝头立，低头，才看见尖叶草的草芽从一片枯地里钻了出来，那样嫩那样小的草芽。风吹来，草芽像一双双小手在招个不停，可爱极了。它们柔弱，却挺立于溪头，挺立于早春的风雨里。

我从溪边走过，看见春在溪头立，是一株柳树立在溪头，柳条上萌出浅浅的芽，飘拂摇曳在春风里；是一棵野菜在春雨里悄悄地换了衣装，立在春雨中；是一根尖叶草偷偷地钻出了泥土，立在大地上。

旅游漫笔

刺树丫口行

杨茂芳 王东梅

初识刺树丫口，源于南方电网公司拍摄的一个片子《阿婀娜》。“太阳越辣越懒在，月亮越白越想你。”中缅边境南疆边关儿女情长的意境被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云南镇康“阿数瑟”之乡名副其实啊！

冬日的阳光梳洗着刺树丫口的农家庭院和一草一木，散落在山岗沟壑间的“或黄身红肩、或白身蓝肩”民居显得温润多姿。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飘扬着五星红旗，墙体上写着醒目的“福”字。

“这些年，政府帮我们解决了吃水、住房、用电等问题，修通了公路、干起了产业，我们感激不尽。现在的刺树丫口变成‘赐福丫口’了。”73岁的老党员蒋老平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

在蒋老平的记忆里，过去吃水要去大湾塘背、抬、驮。砍一筒保温壶粗的竹子，两头留节，穿上麻绳，让五六岁的孩子背；砍保温壶粗、留三筒四节的竹筒由成年人用肩扛；有的用牛驮，将三筒四节的竹筒放进竹篮里，每头牛驮4筒。现在，家家户户有水窖，用抽水机抽，生产生活用水都不愁。蒋老平家就有4个小水窖，可蓄水120立方米。

得益于“边境小康村”建设项目的覆盖，村子里有路灯，有村民活动场所，有“戍边馆”，有“农家乐”小吃店，有红色革命遗址，有欣赏边关风景的“巡边栈道”。过去，村民到南伞赶街，去1个小时，回2个小时，如果背上80多斤食物，就需3个小时。现在一段柏油路、一段水泥路，来去很方便。过去，大伙住茅草房，现在，家家户户住水泥平顶房。

从怒江南岸的勐捧镇酸格林彝族村寨，穿过勐堆乡傈僳族村的密林，越过巍峨高耸的中缅边界南天门山，到县城之郊的南伞镇德昂山寨，横亘起伏的群山中，分布着中缅106至125号界桩，勾勒出镇康百里边关的独特风景。蓝天白云下的“戍边馆”格外雄壮，走进展馆我们了解到，刺树丫口有“百里边关第一哨”之称。

百里边关第一哨，位于刺树丫口古寨，其紧邻南天门山主峰，北靠悬崖绝壁，东瞰县城南伞，南观缅甸果敢。自古以来是国家重要的边防重地。历史上有“诸葛南征设哨房，哨房山包起炮楼”的传说，抗战时期，中国远征军在此布防设哨，保卫疆土。如今，军警民团结一心，护寨安民，守土固边，兴边富民。

看过戍边馆，我们在村边一家农家乐吃午饭。店主人叫杨德才，土生土长的刺树丫口人，曾经当过建筑工。后来，镇康县委党史研究室帮他协调贷款，两个月前他开起了农家乐。杨德才说，现在游客很多，生意不错，周末还有点忙不过来。肤色稍黑，敦实强壮，跨过不惑之年的杨德才，端饭送菜，招呼客人，十分麻利。

午饭后，我们顺着公路步行四五百米后跨入巡边栈道。巡边栈道由制高点观景台往下蜿蜒延伸约一公里后，进入刺树丫口寨子。一路上，怪石嶙峋，边城南伞尽收眼底，果敢老街隐约可见。山脊绵延，一山连两国；溶洞神秘，一洞通两国；巨石奇秀，一石分两国；碧水涓涓，一水跨两国。美哉，南疆边关！

刺树丫口是镇康县南伞镇红岩村的一个村民小组，中缅121号和高石头界桩就在村边，距中缅边境线仅50米。千米巡边栈道，三个红色遗址，还有那个气势恢宏的戍边馆，无不默默倾诉戍边历史，无不切切缅怀英雄人物，无不历历再现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。“在刺树丫口，‘我们都是祖国守边人’的自豪感、荣誉感越来越强。”镇康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正军如此感慨。

上图：沿巡边栈道漫步，可欣赏边关风景。 杨茂芳摄

旅游扶贫故事③

桨声欸乃过塘栖

彭文斌文/图

运河就在窗外，呼吸中有隋唐的气息。运河就在灯火里，水边人家生活于虚实之间，实的是烟火味，虚的是时空里的光影。

运河穿过的这座古镇，叫塘栖，旧称唐栖，其上端流淌着莫干山的余韵，再往下游，便是杭州城。运河一路长跑，至此，河流忽然撒娇，绕着古镇一波三折，缱绻不已。于是，疲惫的旅人、船工、水手情不自禁在此停泊，踩着月光，寻找店家留宿，自然，免不了浮一大白，就着细沙羊尾、塘栖板鸭、粢毛肉圆、法根糕饼和汇昌粽子，领略这“杭州门户”的风情。

我在恍惚间成为其中的一员。古街悠长，灯火万家。运河悠长，灯火照亮船只和鱼群的路。

广济桥上人流如织。宽长的青条石支撑起历史面貌的经纬。数百年了，桥迎接着一双双脚板，又送走一个个背影。涟漪、波浪是船只的脚印，消失后，又荡起。两岸人家在欸乃的桨声里睡去，又在欸乃的桨声里醒来。谁也不知道有多少身影亲密接触广济桥，谁也不知道有多少船只将梦想和远方留在运河的水花中。一拨人跨桥过去，一拨人迎面簇拥而来，这匆匆的相遇，仿佛桨声灯影交臂，缘分不计深浅，即便一面、一瞬，也是生命河流里的水滴。

在北宋以前，塘栖不过一区区渔村，时光抵达风起云涌的元末，割据苏杭的张士诚拓宽官塘运河，人们沿河而居，渐成小镇。明代，广济桥一虹飞架，催化了古镇的迅猛发展，一时之间，商贾云集，名士雅会，塘栖声名鹊起，号称“三十六爿桥、七十二条半弄”。温柔乡里，弦歌不绝；浪花之上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如今的塘栖老街，仅存水北街、水南街、市河街，已无当年风华绝代的情景。盛时的塘栖，举目见河，街面沿河而建，形成别具一格的“过街楼”。临水一面，建有一长溜美人靠，当地人称为“米床”。更蔚为大观的是，映满眼帘的石桥无不搭着桥棚，晴雨无忧，“跑过三关六码头，不及塘栖廊檐头”。

我惬意地坐在美人靠上，侧身，欣赏运河披着色彩斑斓的袍服缓缓转动，记住须臾即逝的美好。

运河习惯用沧浪记载兴亡盛衰、风雅离骚、得失成败。运河是塘栖的母亲，熟知古镇成长的每一声心律。桨声欸乃。塘栖在桨声里长大，也在桨声里老去。

以运河为枕，塘栖在梦境里握手南北客；以运河为罗带，塘栖将青山、云朵作饰物，小心呵护。挥去灯火，阳光里的塘栖回到丰子恺的笔下，我们但可静心聆听先生娓娓动听地讲述江南的画船、塘栖的酒家和雨趣，馋着坐船吃枇杷的意趣。七孔广济桥在水面卧着，恬静地升起七个半月。熙熙攘攘的人流有来有往，相互交织，好像梭子在织布机上往返，远远一看，又似桥头戴着流动的花蕊。

跟其它江南名镇一样，塘栖“活”在美食里，比如“百年汇昌”的蜜饯，就曾经诱惑着丰子恺、吴昌硕前来体验舌尖上的快活。细沙羊尾、水蒸糕、粢毛肉圆的招牌在这里举目可见。说起汇昌生产的粽子，有人赋诗道：“斯文满口老冬烘，一世青衫不道穷。解得人间真味道，米家书画汇昌粽。”漫步走着，日子是那样的真实。

“市门相向锁长虹，画舸奔云趁晚风。”回到运河边，便找到了塘栖的脉搏。沿着河水行走，塘栖像一只巨大的两栖动物，牢牢地抓住这方土地。我愿意将余生分解成若干闲静的时段，陪伴着若干塘栖一样的地方终老。有时候羡慕一棵柳树，它可以守着运河到天荒地老；有时候又觉得自己远比柳树幸运，可以追着运河，看到更多的塘栖。

一直渴望像沈从文那样坐着船，将京杭大运河完整地看一遍。北方的雄浑和粗犷，流进南方的细腻温柔。运河是时间的容器，更是世道的容器，它是睿智的行者和哲学家。塘栖如同一位听课的小家碧玉，愈是娴静端庄，愈是通体弥散着魅力。

我所寻觅的千重帆影、万点桨橹，早已事过境迁。我只能闻着运河的气息，仿佛一只泡茶的瓷杯，日久尚有氤氲。

上图：夜色中的塘栖。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3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